

我把月會活化了

【大鵬隨筆專欄】第2427期 110/07/21

主任委員不僅很有創意，而且劍及履及，想到具體可行，馬上付諸行動。早期軍事體系每月例會的過程都相當嚴肅，久而久之，就變成了枯燥無味的例行活動，主委接掌國防部時，即曾「力改」為每季或有重大慶典時合併舉行，到了退輔會之後，更是求新求變，往往機動應變，把行禮如儀的月會給活化了！



我頒發榮民子女獎助學金，向獲獎學生及其家長道賀。



王月蘭慈善基金會行善多年，我頒獎給該基金會執行長歐陽龍。

我自民國四十九年進幼校，就受傳統的每週一週會，再加每個月月會的薰陶，那是永續國父遺囑及領袖（蔣公）遺訓的時間，大部分都是政令宣達或長官訓示，再加些頒獎典禮，至少一小時，都是在大禮堂站著，連動都不敢動，更不敢說是枯燥無味了。

到了國防部，因敵情日益嚴峻，再加上立院的生態，大家異常的忙碌，使我感覺沒必要每月都召開月會，「力改」為每季或有重大慶典時合併舉行，把上臺頒獎由排隊敬禮、集體頒發，改為一一唱唸，讓他們有機會和我單獨拍照，使受獎單位及個人有感，讓時間也在程序變化中不知不覺的度過。有同仁告訴我，對月會的接受度不但增加並且有了期待！

到了退輔會，那一成不變的月會過程，即使半小時草草結束，我都覺得很冗長。我認為「那個年代」的儀軌制度有一定的需要，到現在「這個年代」，我們因敵情所需，仍然要承襲著為國犧牲奉獻的精神，但我把在國防部的月會辦法，引入到退輔會。在一次頒獎給九十歲的老榮民汪弘先生，他下講臺時，突然要求講幾句話，承辦單位首次遇到如此事變，馬上想去勸阻，我卻主動的說歡迎，當他走向講臺時，引起了全體人員由驚



榮民汪弘老先生（右）獲頒三等榮光獎章後，主動要求上臺講話，我立表歡迎。



高雄榮總前副院長鄭錦翔退休後，於月會獲頒一等榮光專業獎章並上臺致詞。

訝而變成給予了熱烈的掌聲，給我帶來了我們的月會儀程也可以予以「活化」的啓示。

接著一次月會中，我頒發清寒榮民子女獎補助學金時，突然心想我有三位副主委，為何不全國分四個地區，在同一天舉行？並且附加訪問榮家及參訪當地軍事設施，促進全國防由學生著手來推動的理念。我們去年底已舉辦了一次，和家長及學生們的互動，效果異常的良好。

民國二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月會，我們頒了許多獎章、獎狀、獎金，我特別選出財團法人王月蘭慈善基金會王文洋董事長的代表歐陽龍先生，及前高雄榮總副院長鄭錦翔二位受獎後致詞，前者十年來已捐贈我們一千八百五十萬元，每月按時支付，使我們不虞匱乏的、可以有計畫地運用，幫我們認養了五百多位的孤兒，真是惠我良多！

後者曾是我們國家在民國一〇九年初遭遇「不明瘟疫」時，奉令去高雄小港機場率防疫人員把關，防制入境者將病毒傳入，此時正是他競選高雄院長未成而臨危受命，卻績效卓著。我特別請他告知我們當時他的心路歷程。

歐陽龍先生在演藝界是我的偶像，他在致詞中道出了小時候就住在信義路的眷村，現已改為大安森林公園了，他自陳是空軍子弟，他們一家六口住在十五坪大的眷舍裡。一日有人登門向他父親要錢，對方說：「我實在沒錢用了才來的，想請你把欠我的五百塊錢還給我。」一時大家都不知所措，卻看到父親把手上的手錶給了對方，說：「孩子們要繳學費了，這支錶你拿去吧！」這個情景讓他永遠難忘！

鄭副院長致詞時，自述畢業於國防醫學院，分發到陸軍，「我是軍人，國家哪裡需要我，我就去哪裡。我在高榮服務了三十二年，我永遠以曾是高榮的一份子為榮。」他幽默的說：「我退下來，和好友合開了一家醫院，我現在已當院長了！」

以上二位的致詞，是我就記憶所及記述下來的，是多麼的令人感動，多麼的勵志啊！感謝月會這個舞臺，給我機會將之活化，相信大家都有同感，我們得到了無法估算的效應。

因此我高興的對大家說：「我把月會活化了！」

你們的
大鵬